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三十七回 徐神翁詩驗金龜島 宋高宗駕困牡蠣灘

卻說大將軍李俊，因征戰多時，身心勞瘁，思量要與眾兄弟快樂，過了殘冬。燕青抗言諫誦說道：「三島雖平，二十四島未盡稱伏。必要逐島巡歷，好言撫慰，使他懷德畏威，不敢倡亂，那時方得寧靖。古人謂之一勞永逸。」大將軍道：「兄弟之言甚是有理。」即命文武十員，點三千兵，一百號戰船，製造八方十二神將，二十八宿鮮明旗幟，水磨盔甲，器械鋒利，建立了朱幡黃幟、皂纛白旄，與柴進、燕青、朱武、樂和、呼延灼、李應、花逢春、呼延鈺、徐晟、凌振，十二對金鼓，發了三個號炮開洋。先到青霓島。樂廷玉、扈成出來，迎接慰勞一番，把鐵羅漢三人首級遣人傳示東方五島。那五島俱來降伏，進貢方物。大將軍重賜緞匹花紅，皆喜躍而去。樂廷玉請大將軍並各位弟兄游鐵羅山、烏龍洞，宴飲一日。

開到釣魚島，朱仝、黃信出來迎接，將余漏天首級傳示西面五島，亦來降貢，重賞而去。朱仝獻上巴豕膽，留與安道全藥籠中備用。也吃了一日酒，到釣魚台遊覽而去。

開洋轉北到白石島，關勝、楊林接入。大將軍道：「這島果然奇巧，若無方明，怎生破得？」重賜方明。朱仝設宴，用香雪春送上大將軍和眾弟兄，都吃得酩酊。北面五島亦盡來納款。

遂開船到金龜島。費保、卜青相見，李大將軍道：「此島是我們創業根基，山川秀麗，城垣堅固，作暹羅之屏翰，恐你兩個兄弟料理不來，去傳王進、阮小七來同守。王進老將知兵，住在國中，終是先輩，不可屈下。阮小七慣習水戰。四人在此，我無南顧之憂矣。」登了城樓歎道：「若無中國弟兄來，幾被薩頭陀所害，可謂僥倖。」費保請到廳上赴宴，南面五島亦來納款，撫勞而去。話休絮煩。

正在飲酒，只見一個道士，羽衣竹冠，飄然而至。花逢春見了，即出席而拜。道士笑道：「駙馬還認得貧道麼？」大將軍見他仙風道骨，請來上坐。道士並不推遜，一坐下就吃了十大甌酒，只不用葷。大將軍問及來歷，花逢春道：「春間馬國主到丹霞山游觀，這位先生見國主氣色不利，叫隨他出家，不日必有奇禍。留下四句偈，皆是不祥之語。雖已應驗，只是猜不出。」道士道：「有何難哉？『涇水為災』，涇水者，洪水也，『長年不永』，長年者壽也。移洪字三點在壽字旁，不是共濟兩字麼？說他為災。後面兩句不消解得，我方才到他墓上來。」花逢春道：「若是國主當初隨了先生出家，可免得這禍麼？」道士道：「仙家可以轉禍為福，自然可免，只是必不肯出家。老病貧苦，身膺重罪的人，尚戀著浮生，豈能捨一國之尊，脫履而去？反是貧道饒舌了。」花逢春道：「那共濟安享富貴，何故行此悖逆、自取滅亡？」道士道：「貪夫知利而不知害。凡人打掃一片心田，乾乾淨淨，雖做強盜的，後來必有好處。若妄想希圖王侯將相，必受顯戮。這共濟與中國的蔡京、高俅一般品類，遺臭萬年。」李俊暗想道：「這道士真有意思，這句說話打著我輩了。」接口道：「如我弟子可隨先生出得家麼？」道士仔細一看道：「你身上擔子還重，若是登來，可以卸得。」大將軍道：「甚麼『登來』？」道士道：「自有後驗。」大將軍道：「先生可留仙馭，與公孫先生同住修煉。」道士道：「公孫一清是我師姪，他方才祈雪祭風，太刻毒了。飛升之事，還隔一塵。」見照壁粉飾得潔白，叫借筆硯一用。花逢春捧過筆硯，道士捲起袍口，磨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在壁上龍蛇飛動，揮下碗口大小的二十八字。眾人一齊起身看道：

牡蠣灘邊一艇橫，夕陽西下待潮生。

與君不負登臨約，直向金龜背上行。

後面又有四個小字「徐神翁題」。眾人不解其意。道士道：「明日有一大貴人到，自然曉得。」向花逢春道：「香雪春還要用幾杯。」花逢春道：「香雪春白石島所釀，不曾帶來，還隔五百里路，怎處？」道士道：「借酒榼一用，貧道倒帶得在此。」隨人抬到酒榼，道士把袖拂了一拂，開來滿榼香雪春。斟上，其味無異。又道：「有此美醞，但少鮮花時果。」叫取大漆盤來，袖中摸出閩中楓亭驛中生的狀元紅荔枝，剛剛是新摘下的，堆滿一盤，又向袖中擊出兩朵洛陽開的姚黃魏紫牡丹花，曉露未晞，插在筵上。大笑道：「貧道窮家計，只此二物奉獻。」剖開荔枝，先奉一個與大將軍，香甘嫩白，入口而化。又剖開一個與燕青，說道：「比你駝牟岡進的青子，直待回味，怎如這荔枝入口便甜，要青子回味，不能勾了。」逐個面前奉上一個，自取大碗，吃上三碗香雪春，把手一招，空中飛下一隻白鶴，在席前清唳了數聲。道士跨上鶴，指道：「貧道要到羅浮山看梅花，不得奉陪了。」騰空而去。眾人齊道：「真是神仙下降，可惜公孫先生不曾一會。」倏忽不見，驚訝不已。

只見探事船報來說：「牡蠣灘上有宋朝皇帝被金國大將阿黑麻趕來，圍困甚急。」柴進、燕青道：「我等原以忠義立國，親見中原陸沉，二帝蒙塵，只為越在草莽，不操兵柄，無可奈何。今康王中興，又一旦顛覆，到了這裡，豈可坐視不救。現有兵將，雖眾寡不敵，金兵長於騎射，不習水戰，我們倘得一戰成功，送駕回朝，真千載奇功，名標青史，豈不美哉！」大將軍奮然道：「我李俊一介細微，蒙弟兄相助，成此事業，若坐視君父之難而不救援，是豺狼也。雖肝腦塗地，亦所甘心。望眾弟兄奮勇同心，共建大義。」朱武道：「謀定而後戰。可分兵三隊，到夜靜之時，使他不測多寡。今日是箕水豹值日，晚間必有大風，將十支空船裝滿蘆柴，加上硝硫，乘他無備，好作火攻，可獲萬全。」正說間，王進、阮小七到了。大將軍大喜，即撥呼延灼、柴進、呼延鈺、徐晟為一隊，王進、李應、阮小七、卜青為一隊，自與朱武、燕青、費保、花逢春、凌振為一隊。分撥已定，只等夜深進兵不題。

卻說高宗皇帝即位臨安，信任黃潛善、汪伯彥、湯思退一班無謀宰相，專主和議。斥罷李綱，張所、傅亮忠良之臣，汴京復失，兩淮不守。被兀朮長驅直入，攻破獨松關，高宗遂幸明州，下了海。阿黑麻領一萬雄兵，直追至牡蠣灘，團團圍定，以為唾手可取。只是船到灘邊，便見兩條黃龍旋繞在御營上，風雨大作。金兵害怕，不敢上岸。高宗從駕的戰士盡皆敗沒，唯有羽林軍數百、文武內監十餘員而已，御膳已缺，正在危急之時。

夜至三更，李俊統三隊兵，先把火船推入金營。忽起大風，各船一齊火起，凌振又裝大炮，振天打去。呼延灼等大喊殺人，逢著便砍。阿黑麻不知哪裡來的救兵，黑夜裡又不知多少，各船火發，先領一隊奔出外洋。那金兵殺死的、燒死的、跳在海內的，不計其數。阿黑麻領殘兵，不敢回明州，望登萊逃去。呼延鈺、徐晟追上，拿得一個船、兩員將官、三十名金兵，解到中營發落。高宗聽得炮聲不絕，火光冲天，心中驚怕，垂淚道：「是金兵登岸了，不如自盡，免得受辱。」侍臣奏道：「這喊聲，敢有救兵到了，在哪裡交戰。聖上且請耐心。」到天明，李俊等登岸，向羽林軍道：「我等是救駕的，金兵殺敗逃去，特來見駕。煩為引奏。」羽林軍報知，高宗驚喜不已，傳旨宣進。李俊等奏道：「臣等介胄在身，不能行禮。護駕來遲，有驚龍體，死罪死罪。」高宗舉目觀看，都是相貌堂堂，威風凜凜。問道：「卿等是何人？救朕大難。」李俊道：「臣等李俊是梁山泊宋江部下，蒙道君太上皇帝三次招安，欽差征服遼國，剿滅方臘，恩授官職。蔡京、高俅、童貫等嫉功妒能，假傳聖旨，頒賜藥酒鳩死宋江、盧俊義，又陷害臣等，故投海外暹羅國。那國王馬賽真被奸臣共濟篡弑，國內無主。軍民擁戴臣權勾當暹羅國事。聞得陛下為阿黑麻所圍，臣等奮不顧身，特來救駕。」高宗大喜，稱贊道：「朕久知宋江和卿等心懷忠義，為朝廷立功，一旦被奸臣所陷。淵聖皇帝已將奸黨誅戮。今日朕家危難，又藉卿等相救，真是功垂竹帛，百世流芳。可開出姓名，待朕還朝，沒於王事者，厚加褒贈，現在的顯授官爵，胙土分茅。」李俊等謝恩。又奏道：「聞御膳匱乏，請聖駕幸臣駐紮之所，整頓兵馬，送聖駕還朝。」高宗傳旨啟行，文武內監護從下船。

頃刻到了金龜島，用十六人橋抬入公廳，李俊等換了朝服，高呼拜舞已畢，進上珍饈百盤。文武內監各自管待，羽林軍各犒酒米。高宗用罷御膳，笑道：「朕已絕糧一日矣，今得飽卿之德。」回頭見照壁上之詩，大驚道：「此詩幾時題的？此間喚甚地名？」李俊道：「此名金龜島。這首詩昨日有一道士，曰稱徐神翁，忽然而來，題了這詩。臣等不解其意，他道：『明日有一大貴人到，自然曉得。』」高宗恍然道：「事有前定，信不誣也。朕在潛邸之時，遇一道士，口授這四句詩，說道：『他日自有應驗。』」

』不料隔了多年，來到此地。人生都是前定，豈可任行一步。原來這道士便是徐神翁。」問：「此仙翁何在？待朕再叩前程。」李俊把攝酒、獻牡丹花、鮮荔枝的奇異，及招下一鶴，騰空而去說了。高宗道：「那仙翁何不暫停一日，使朕再問此後休咎。」李俊道：「陛下已過大難，定然萬壽無疆。今日是臘月二十八了，請聖駕暫幸暹羅國度歲，新正送行。」高宗點首道：「軍旅倥傯，把歲序都忘了。承卿款留，且過元旦。」李俊先命花逢春、樂和歸去，整備待駕。

高宗張了御蓋，坐在大船上，見海氣澄清，群山青翠，喜動龍顏。到了海口，樂和安排儀仗，結彩張幄，一路香花燈燭，鼓樂笙簫，李俊多官俱是步行，引至金鑾殿，各官盡來朝見。退朝到偏殿，唯有李俊、公孫勝、燕青三個陪侍。高宗問公孫勝道：「昨日徐神翁到來，先生曾相會否？可知他來歷？」公孫勝道：「臣不曾到金龜島，無緣不能相遇。他是蓬萊散仙，與先師羅真人交往，正是師叔之禮。」高宗道：「朕已厭棄塵勞，待欲修仙何如？」公孫勝道：「天子與庶民不同，臨御六字，使人民安生樂業，便是正果了。何必枯寂為事？太上道君極慕神仙之事，敬事林靈素。因五欲未除，寵任群小，致海內崩裂，況林靈素是小有法術之人，貪圖富貴，廣收門下，恣為不法。所以上天降禍。必若徐神翁輩能超出世外，行雲無跡，才是真仙。」燕青俯伏奏道：「微臣燕青曾於宣和二年上元之夜上廳行首李師師家，得觀太上道君皇帝，蒙賜御筆，赦臣萬死。前年北狩在駝駝岡，臣到營中朝見，進黃柑十個，青子一百枚，又蒙欽賜紈扇一柄，題有詩句，特呈御覽。」高宗接過，諷誦數回，潸然淚下，道：「朕被金兵搜逼，不敢去送龍駕。卿能仗義若此，可謂國亂顯忠臣矣。上皇手澤，卿可珍藏。」仍付與燕青，叩頭謝道：「微臣有芻蕘之言，望陛下採納。二帝蒙塵，中原陸沉，此千古創變也。陛下天與人歸，繼續大統，海內父老，皆拭目以望中興。陛下當枕戈達旦，以報父兄之仇，不可聽信庸人，狃於和議。和議之計，金人以此愚我，奈何我以自愚也。宗澤憤死，張所掣回，神京復失，兩淮不守，致陛下為蹈險之行。幸天地祖宗之靈，得以萬全。陛下還朝，宜遠斥和議之臣，亟拔忠貞之士，則二聖可還，海宇可復。昧死陳情，伏望聖鑒。」高宗道：「卿忠義過人，識見卓犖，朕銘在心，一歸朝，即相張浚、趙鼎矣。」燕青拜謝而起。高宗進了晚膳安寢。

次早是元旦，五鼓罷，設朝儀。李俊先同文武眾官伺候。堆起火城，焚檀沉降香，香氣氤氳，散於九霄。丹墀下羽林軍肅列御仗，伐鼓鳴鑼。高宗望北拜了二帝，簇擁升殿。一時難得龍位，權坐了馬國王遺下的暹羅密犀鑲龍文的白象牙牀。李俊率文武拜舞稱賀，暹羅國文武臣僚同耆民父老，亦皆朝賀畢。馬賽真元妃蕭氏鳳冠霞帔，宮娥擁出來拜賀。高宗傳旨平身。朝駕已畢，各官俱散。李俊就在金鑾殿設華筵，陳列寶玩，山珍海錯，無不畢具。李俊親捧金杯，再拜上壽。高宗賜坐陪宴，李俊、公孫勝、柴進、燕青四人謝恩就坐。殿下奏樂，蠻女起舞。高宗大悅，說道：「朕在臨安規模草創，朝駕賜宴，僅存大意。不意今日此地反有此盛典，可謂中外一家，君臣同慶矣。」李俊四人更番上壽，跪進香雪春。高宗道：「此酒味醇而美，大稱朕懷。」李俊奏道：「此酒名為香雪春，白石島所釀，飲多不醉，醉不傷神。陛下還朝，當齎進奉。」直宴到下午，盡歡而散，高宗道：「感卿等美意，欲要再留幾日，恐臣盼望，明日可送朕回朝。」李俊道：「臣已準備船隻，擇初三是黃道出行吉日，決當送駕。」高宗退到偏殿，又與公孫勝敘談道藏之法，不覺至晚。

次早呼延鈺、徐晟所拿金朝兩員將官，大將軍發監察御史裴宣勒取口供，原來就是趙良嗣、王朝恩投順金朝，後為嚮導。裴宣將口供進上，高宗看了大怒，就舉御筆寫道：「趙良嗣構成邊釁，使二帝蒙塵，王朝恩權奸遺孽，迫朕海上，大逆不道。先打八十御棍，扭解回京，凌遲處死。欽此。」裴宣領了聖旨，花逢春叫帶進駙馬府，說與母親、姑娘知道：「王朝恩已帶來處杖了。」花恭人、秦恭人都立大後堂觀看。樂和、樊瑞亦皆到來。裴宣喚帶欽犯行杖，眾軍役鷹拿燕搶的摔在丹墀跪著，樂和道：「王宣慰，你可認得尹文和、花公子麼？怎的把宦家冰霜凍節命婦拿禁東樓，意欲何為？」王朝恩見了，滿面羞慚，哀求道：「不干本犯之事，通是郭京指使，尹相公望乞寬恕。」樂和道：「我原是梁山泊鐵叫子樂和，今為暹羅國參知政事。」樊瑞道：「李大官人本是見我門法贏了，款我淨室，怎又聽信郭京狂言，要拿去解童貫！我土遁去了，又差兵捉公孫先生，與你有甚相干？我叫做混世魔王樊瑞，公孫先生現今與聖上談道哩。那郭京投順金朝，作鄆城知縣，被我拿到還道村殺了。」王朝恩道：「事已至此，悔之無及，還求樂大人開恩。」樂和道：「你待我原不薄，只是你父子世受國恩，不思盡忠，反作金朝嚮導，來迫聖駕！二位這事大錯了！也罷，叫取酒食來，二位兄吃些，好熬刑責。這是先盡私情，後正國法。」軍健便把黃袱繃起，高掇精髻，架著朱紅棍子，一人跪數五棍，吆喝一聲，從半空打下，一棍一換，八十打了半日，趙良嗣、王朝恩打得皮開肉綻，死而復甦。裴宣喝令上時帶出，樂和道：「今日才完得燕子磯一樁公案。」花、秦二恭人稱快進去。裴宣去復聖旨，不題。

到初三日，李俊整頓了大海鯨船，差文臣四員，是柴進、燕青、樂和、蕭讓；武將四員，是呼延灼、李應、孫立、徐晟，點二千兵護駕，又設筵席送行。李俊跪進奏揭，高宗龍目一觀，開道：

夜光珠四顆，貓兒眼十粒，通天犀帶一圍，于闐玉帶一圍，珊瑚樹二枝（高三尺），瑪瑙盤一個（徑二尺），伽南香几一座，西洋錦緞十端，巴豕膽一枚，龍香劑十匣，竹鳩臘十瓶，香雪春百罈。

高宗道：「怎又買此珍奇之物，叨荷多矣，卿可即真主暹羅國事，朕當命大臣齎救命而來，善理國事。文武諸臣，卿可承制封拜。還有一說，那倭王貪得無厭，時常侵犯浙閩淮揚等界。卿與高麗國王李俣共加防遏，毋使跳樑。」李俊奏道：「三島倡亂，革鵬借兵，倭王命大將關白領一萬兵來，圍住暹羅城。幸得公孫勝祈雪祭風，關白並倭兵盡皆僵凍而死，一個不還。倭王懼怕，再不敢來了。既承聖諭，當遣陪臣到高麗國，與李俣會議，設法防禦，使聖上再無外顧之憂。」高宗命啟駕，李俊率文武多官步送到海邊，俯伏再拜。高宗道：「卿國中寧靖，一來觀朕。」李俊頓首泣謝道：「臣仰仗天威，鎮攝遐方，當年年進貢，三年一朝。萬望善保聖躬，以副四海臣民之望。」高宗下了船，柴進等八員皆辭大將軍登舟。放了號炮開洋，只見雲端裡隱隱兩條黃龍，張牙舞爪，迤邐先行，起一陣和風，下幾點微雨，所謂兩師灑道，風伯掃塵也。李俊等磬折立於海岸，望不見龍船，方乘馬而返。眾人齊道：「聖天子有萬靈呵護，只看兩條黃龍亦護聖駕而去，我等存心忠義，得此一番救駕，亦可少盡臣子之職矣。」正是：君臣同體鴻鈞轉，海嶽澄清宇宙寧。不知後面還有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天特送高宗航海，作成李俊做好人。趙良嗣、王朝恩可稱李俊功臣。牡蠣灘救駕，李俊之幸，非高宗之幸也。古來有意思人，偏有好題目做。所謂茲乃天意，夫豈人謀。）